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120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一石清供

□山东潍坊钟读花

闲情雅致

爱石,赏石,石之摆设,大多为两种情况:一是将石摆设于园林或庭院,二是将石供之于桌案,此之谓“一石清供”。

雅人,雅事。

什么样的石头,才适合清供呢?有人取其浑朴,就喜欢取那些原生态之石;而有人喜其文秀,则喜欢精雕细琢之石。可不管怎样,桌案清供之石,宜小不宜大,当以小巧玲珑者为好。石之构造,最好符合米芾之赏石四字标准:瘦漏透皱。

最初,我的书桌上清供的是一块泰山石。青绿色,斑块状,是我游泰山从泰山脚下捡拾的。斑块状,石之表面,有花纹、裂纹,纵横交错,形成图案种种:树叶、蝴蝶、蚱蜢等。虽只是近似,有些甚至于有点“想当然”,但还是觉得好。就因为它是原生态的,我觉得块石页面上的种种图案,就是一种自然史的记载语码,或许,你能从中探究到一些泰山形成过程中的秘密。

上水石,是石供之常见者。我也清供过一块上水石。上水石盛于一椭圆形石盘中,石不大,但高低参差,颇见情致,这块上水石,真是符合了米芾“瘦漏透皱”的四字审石标准,尤其是一个“皱”字:石上纹理道道,仿佛能让人看到昔日流水冲刷、淘洗的过程。我在上水石的缝隙间,还种植了几株小型蒲草,绿意摇曳,青翠迎人,凝目视之,大有青山如螺之美感。有意思的是,有一段时间,我在书桌上,竟然直接养了一盆花花绿绿的“雨花石”,干净、明亮,置于一酱紫色宜兴瓷盆中,以清水养之,水清石亮,看上去,也叫人觉得美——美在纯净,美在小中见大,生湖山之思。

但作为清供之石,在我书桌上供时最长的,还是一尊石猴。石猴,取之于我村前的一条河流,名之曰“白浪河”。猴,有二:一小,一

大。小猴倚于大猴怀抱之中,仰面看着大猴;大猴,则怀抱小猴,举首望向斜上方,莫非是在望月?看上去,神情满是欢喜。石猴,色,为粉白,只是略微有些暗,仿佛蒙了一层银灰色的月光。这一尊石猴,绝对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自然极了,也形象极了。

每次,读书累了,我抬头看看书桌上清供的石猴,就禁不住想到家乡,看到家乡村前的那条白浪河:河水汤汤,一直在流淌,在流淌……

在一文友的书桌上,我曾见到了一盆“梅石”供。一座较大的椭圆形瓷盘,左端,盆内积土,栽植了一株红梅,北方人称之为“干枝梅”,只因其枝干红紫、瘦硬,花开疏疏,就那么几朵;右端,则是放置了一块顽石,真是一块顽石:灰绿的颜色,道道石痕,星星斑点,散布、闪烁表层,给人一种既坚实又润润的感觉。梅,瘦而硬;石,坚而朗,两相搭配,相映成趣、生辉,真是惬意心意极了。这样的“梅石”供,有画境,直抵古人那些“梅石供”的画意。

一石清供,何以如此让人喜欢,让人爱?理由种种,但我觉得最基本的,应是源于“一块石”的自然属性,人们从一块石上,看到了自然;再者,就是一块石所彰显的特质所在:一块石硬朗、沉厚,“石韞玉而山晖”,石,有一种内在之美。

最核心的,就是人与石的交流。借用著名美术史学者朱良志先生的一句话说:“中国人赏石,一盆清供,妙然相对,照亮了人的心灵,呈现出一个光明的世界。‘一拳之石,能蕴千年之秀’,千年之秀在我与石的照面中敞开了,人将当下的鲜活,糅进了往古的幽深中去。”

简言之:人与石,抵达了一种精神层面的沟通、契合。

谷,接受岁月的奖赏。父亲身体也大不如从前,患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多种老年病,每天都要吃各种各样的药。

阳光如水般倾洒在阳台上,我和父亲的交谈断断续续,就像茶杯里的水泡一样偶尔才会泛起。父亲平时话就很少,聊了十几分钟,就感觉没了话题,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为了避免尴尬,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闭上了眼睛,尽情享受暖阳的恩泽。

不一会儿,父亲发出了轻微的鼾声。从小到大,父亲对我要求一直很严格,可我总是达不到他的期望值,没少惹父亲生气,也挨了不少的骂,所以平时我对父亲都是敬而远之,从不会近距离细细注视父亲。这时望着父亲佝偻的身影,我不由自主地打量起熟睡的父亲。过去父亲头发乌黑又浓密,如今却变得稀疏而雪白,在阳光照耀下亮得有些刺眼。他脸上的皱纹又密又深,写满了岁月的沧桑。曾经意气风发的父亲老了。

阳台上,父亲鼾声越来越响,我想此刻他内心一定是无比的安静和幸福。我起身离开了阳台,不争气的泪水早已流满了脸颊。

当我们把这些遗落在稻田里的稻子捡回来时,母亲晚上犒劳我的是一大碗米饭。那是我至今吃过的最香的米饭。要知道,在那清贫的岁月里,人们吃的多是红薯胡萝卜和玉米这些杂粮,能够吃上一顿纯米饭属于一件很奢侈的事情。

三年困难时期,我的祖父生了一场大病,两条腿浮肿得下不了地,他自知这次已经在劫难逃,跟我母亲说,他想吃一碗面条。家里哪来的面条?母亲到娘家求亲戚借到半瓢面粉,擀成面,煮了一大碗面条,祖父给全吃了,吃出一身大汗来,那浮肿病竟慢慢好了,祖父后来一直活到七十多岁。我理解,在缺吃的年代,面条也是能治病的。有医生分析,祖父是因为吃面条时一身汗逼去了他身体里的湿气。

我生在南方,爱吃大米,是大米哺育了我。是米香让我沉稳安静,我对大米有着与生俱来的感恩之心。我把对大米的感情深埋在心里,就像井水蕴藏在厚土之下。

米香的香,是深厚大地散发的恒久之香。我希望我的文字,一个字一个字地排列,也像一粒一粒大米一样行稳致远,带给人们馥郁芬芳。

取现

□南京刘月雄

现在都不兴用现金,以前谁不爱现金揣兜里那份实实在在的幸福满足感?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初到南京,找了份会计工作,逢到单位发工资需要大额提现,跟着出纳惠,早早就到了附近银行排队。取出面值不等捆扎整齐的现金后,我们当面再数数,见我反卷起一叠钞票,熟门熟路连着四指飞快点过,柜台内传来爽朗的笑声:“同行啊?”“可不是?”我笑说。这曾是我五年的日常。

由于高考没考好,从填报志愿到后来的毕业分配,我如同被命运降格打包的零件,兜兜转转,从老家小城派发了下面乡镇信用社。小镇水泥黄沙生意兴隆,人来人往,不大的街上错落分列着工商、农业、建设三大银行,蓝色或咖啡色玻璃幕墙装饰起来的楼房气宇轩昂,但迎接我的却是水泥砖砌成的二层楼房,灰扑扑的有些年头了。此后每天,柜台内的我和出纳张,眼瞅着企业大户拎着包从那些大银行进进出出,就连从这儿获批贷款的客户,也是匆匆取走现金,进了大银行,我们想尽办法能吸收的只有农户和个体小贩单薄的存款,心里不免郁闷。

工作单调,回城不易,我开始寄托银行系统的业务比赛。每日上班下班“拳不离手”地练习,连睡觉,耳朵里都充斥着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和款款款的点钞声,梦想夺冠,可每每与第一名擦肩而过。后来又参加了省人民银行组织的知识竞赛,我与建行的一位姐姐和工行的小伙组成市队。集训间隙聊天,才知他俩都在城里上班,我和小余年龄相仿,彼此相谈甚欢,陈晓娟有意撮合我和小余,俊朗的他,眼神里也不时掠过欢喜与试探,却又如石片在河面上擦过,涟漪转瞬即逝。比赛后来获了奖,集体的荣誉并没带给我跨现实的河坎。人生沾满尘埃,我恍然自己像久困于信用社的资金,无法跨行转账结算。

彼时的相遇相谈如岁月擦片,搅乱了我的不甘与无奈,仿若浅滩上做梦的鱼,被搅醒后,发现所有的努力与希望如泡影,忽然有了不管不顾要走出去的勇气。其后不久,我就把自己从信用社账户上取了出来,离开老家,千里迢迢,辗转落户于南京。

这份独有的记忆,让我每每走进银行营业所,看着柜台内的他们,随着电脑普及和技术更新,不用没完没了地打算盘和手点钞,而心生羡慕。但说起来,资金是银行永远的主角,他们同当年的我一样,也要在生活的河浪里不停歇地扑腾。

现在不用取现,通过手机银行,与家人朋友间的异地跨行转账,可秒速完成。政府的惠企惠民惠农资金,或是企业间的银行结算,速度也疾如旋踵。资金,在银行驿站里汇集,然后快速向四面八方奔赴……掀起一幅幅热气腾腾的世间图景。那些如我这般把自己从家乡或不甘屈就的现实取出而打拼的人,何尝不是一张张现金?在流动中跌宕出时代的乐歌!

生活杂谈

同学中年

□扬州徐林

国庆期间,毕业二十八年的初中同学聚会。近四十位同学,相会母校,欢聚一堂,叙说同学情谊,畅谈人生感受。二十八年的期盼和酝酿,注定了一次激动人心的聚会。远在塞外草原的谈同学,连续驾车两天赶回来了;从美国加州回乡探亲的黄同学,也因此推迟了归期。许多同学自毕业后便失去联系,当我们相聚的时候,却没有丝毫的陌生和隔阂,好像从未分离过。

我们特意请来四位任课老师,除教英语的赵老师外,班主任刘老师、教物理的冯老师和教化学的张老师,都已是两鬓斑白的古稀老人。聚会前一天,组织者召开最后一次工作会。我提了一个建议:希望同学们在相互介绍时,不要称呼职务,一律以同学相称。毕竟二十八年的今天,我们不再是当初单纯的学生,有人事业成功、生活美满,也有人工作困顿、生活艰辛。我怕有同学自惭形秽,更怕有同学盛气凌人。

还是我多虑。座谈会上,同学们愉快地介绍各自的生活、工作或家庭情况。已是国内某大型集团公司领导的李同学,谈的最多不是自己的事业,也不是自己的成就,而是对老师的感谢和对同学的思念。在家乡市委任职的杨同学,是筹备这次聚会的负责人,尽管工作繁忙,还是抽出许多时间,召集我们对聚会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,甚至带我们去考察聚会的活动场所。聚会活动结束后,他又主动承担起聚会纪念册付印前的校对工作。

最让我感动的,还是两位女同学。身体瘦弱的耿同学,下岗十多年,先后干过几个工作,她非常坦然地讲述自己的打工生活,没有怨气,没有苦恼,自信、乐观的人生态度,感染了每一位同学。年纪最小的朱同学,夫妻双双下岗后,开了一家小面馆维持生计。命运似乎从来就不懂得怜悯,她的第一个孩子,十岁那年竟不幸病故。我无法想象她要用怎样的坚强,才能面对命运的无情与残忍。第二天,我和几位同学相约去她的面馆吃早餐,夫妇二人非常开心。

二十八年过去,我们从懵懂少年走进为人夫、为人妻、为人父母的中年。人生经历各不同,其中酸甜苦辣,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。

同学中年,都可敬。

微情一刻

陪父亲晒太阳

□山东济南许海利

家庭相册

午后,阳光洒满阳台。父亲微闭着双眼,身体靠在椅背上,静静地阳台上晒起了太阳,我索性也搬把椅子,懒懒地坐在阳台上,陪父亲一起晒太阳。

冬日的阳光不热烈,不强悍,更不霸道,把缕缕温情一点点撒向大地。晒上一会儿太阳,背上、胸前、脸颊都感觉热乎乎的,就像母亲温暖的大手轻抚着一样,感觉特别舒适温馨。记忆中,冬天晒太阳,在农村可是一大乐事。天气晴好之日,门前的晒谷坪里,篱笆旁,田埂边,山坡上……三三两两,成群结队,男女老少都会出来晒太阳。大家一边尽情地沐浴着暖阳,一边快乐地畅谈着,场面热闹又温馨。

这些年,我从来没有看到父亲悠闲地晒过一次太阳,他不是下地干活就是外出打工赚钱。一年四季,父亲忙忙碌碌,从青丝一直忙到白发。这两年因为老家搬迁,父亲才放下手中锄头,彻底告别农耕岁月,住上宽敞明亮的楼房,过上清闲安逸的好日子。可长年累月的劳作,严重透支了父亲的身体,他挺直的脊背慢慢弯了下来,像一株成熟的稻

米香

□如东孙同林

烟火人间

秋日温润的天气里,新鲜稻米散发出袅袅香气。那天早上,姐夫喊我去他家吃饭,刚收上来的新米饭。

稻子还没收割前,我跟姐夫到田间去过几次,姐夫将身子俯伏在沉甸甸的稻穗前,用鼻子深深嗅着,风一吹,稻穗随风摇摆,仿佛临盆的产妇,沉浸在迎接生命降临的喜悦里。稻子收上来不久,姐夫就把稻子晒干打出新米来。姐夫家用的还是柴火灶,他用柴火煮饭煮粥,新米粥在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,姐姐说,浮在最上面的一层是米油,喝的时候不注意会黏嘴。

大米饭透着香气,在秋的季节里隆重登场。一粒大米,在岁月的天光下,充满了艰辛。从水田里的一粒稻种育苗开始成长,经历了秧苗生长期、栽插分蘖期、拔节孕穗期、抽穗扬花期、灌浆结实期……一粒大米从种子出发,到颗粒归仓,伴随了24个节气的一大半旅程。从春到秋,一粒大米经历了风雨雷电,还有农人匍匐大地的汗水。

我对大米最初的感情,是在乡下的童年。六七岁的时候,母亲帮我收拾起一个小竹篮子,叫我跟在姐姐们后面,下到收割后的稻田里,捡拾那些遗落在稻田里的稻穗。